

# 延安●桂林●荆州

高 應 篤

## 從政閒話之四

### 考察延安且說因由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間，王專員德溥組織延安廣西地方行政考察團計劃成功，首先出發陝西延安考察，我是其中團員之一，當然隨團出發，讀者會發生一個問題，那就是共匪是國民黨的敵人，爲什麼要去考察？而共黨又爲什麼允許去考察？我在這裏需要先作一個交代。

第一先說共匪的偽裝歸順。

當西安事變時，延安的共匪「却機巧地靜觀局勢，表面上並未利用此機會以從事搗亂，其實，他們早已利用其對駐陝軍隊的宣傳，奠立了事變的基礎，及其企圖失敗，乃袖手旁觀，使張楊二人徒爲彼等之犧牲」。到了民國二十六年，共軍已因被追剿而困處在陝西省的延安邊區，瀕臨了即將滅亡的危機，故在這一年二月間共黨致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保證下開四點：(1)共黨不再以武力作傾覆國民政府之行動；(2)中國蘇維埃政府改稱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稱國民革

命軍，受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之直接指揮；(3)在特區內實施普選的民主制度；(4)中共將停止沒收田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並承諾了國民黨三中全会所提的四個條件：(1)澈底取消所設紅軍(2)澈底取消所設蘇維埃政府，(3)根本停止赤化宣傳，(4)根本停止階級鬥爭，「用不着等到蘆溝橋事變的發生，共產黨已經向國民黨假意屈服。到了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件發生的第二天，共產黨發出宣言，呼籲「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新的侵略行動，把日寇趕出去，」到了九月二十二日，共黨又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對國民黨的四個條件公開宣佈全部接受，並願「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統轄之下，待命出動，担任抗日前線的職責。」因此，革命領袖蔣公便於第二天發表「不咎既往，使有效忠國家機會」，從此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在這種政治情勢之下，中央派團去考察地方行政和民衆組訓工作，共產黨不能不答應，這是我們前往考察的有利時機。

第二再說王德溥專員爲何組團要去考察。

當時在中央方面，認爲延安是一個特區，設有邊區政府，邊區行政的作法如何，能否履踐他們服從中央，實行抗日之諾言，以及共匪聲言善於組訓民衆，究竟內情是怎麼樣？以及廣西之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實行三自政策，號稱三位一體，同時對於民衆組訓工作，亦極爲重視，均有考察瞭解之必要，所以王專員爲研究兩個特區的情形，及長期抗戰人力資源之有效運用，始有組團出發延安及廣西考察的動機。

當時中央政治學校校長，係由總裁 蔣公兼任，所以即擬以中央政校研究部的名義，組織陝桂地方行政考察團，當王德溥奉命組團時我正在長沙，要我立即會同高登海、喬維森二同學研究組織辦法，草擬預算，訂定章程，最後簽請蔣兼校長核准，並派同學高登海、趙玉林、喬維森同我四位，參加考察，我因想瞭解陝北、廣西兩個特區好奇心之驅使，即表示樂願參加，我想能在抗戰期間，完成遊歷陝桂兩省的志願，並得一讀

活書之機會，亦為人生第一快事，遂借幾位同學，前往漢口集齊，積極籌備考察團出發前一切的準備工作和應辦的手續，經過半個月的時間即已籌備就緒等待出發。

### 窮山惡水延安魔都

考察的準備，既已完成，參加的團員，業已聚齊，我們商議，先去考察延安，參加考察的團員，有李翼中、高登海、喬維森、陳再厲、趙玉林、齊敬田、劉興沛、王與九、鍾志剛同我，由團長王德溥先生率領，一行十三人，大概是在二十七年一月二十日左右出發，搭乘火車，離漢北上，記得到了鄭州，恰逢陰曆年關，我們就在鄭州旅途過的除夕，次日即轉隴海路火車到了西安，王團長即往西安行營拜見蔣主任鼎文洽請協助，蔣主任允派兩部大汽車，載送我們前往延安，我們經過三原、同官、宜君、中部、鄜縣、甘泉等縣，而後抵達了破房頹垣古老的延安，寓共匪招待所，侍者皆為抗大學生，名為招待，實為監視，其時，張國燾氏任延安邊區政府主席，常至招待所談話，意甚殷勤，王德溥團長密告團員說：此君（指張國燾）立場活動可以爭取，因之王團長特與其接近，待我等離陝返漢口不久，張國燾君即飛抵漢口，脫離共匪，王團長觀察入微，識高超，令人折服。

### 毛酋的嘴臉與戲法

延安地方很小，地瘠民貧，物資窮乏，共匪生存其間，異常艱困，如非西安事變，予以可乘之機，再有一、二次圍剿，匪軍即可全部消滅，不致利用抗日機會，坐大中原。既到延安，首先

拜訪毛酋澤東，毛酋辦公在地洞之內，身着布質列寧裝，外穿我們軍政部發給十八軍的棉大衣（見五十一頁所附圖照）表示已投誠國民黨。談話之際，吸前門烟，一根接續一根，且不時咳嗽，似患有氣管炎，當時王團長曾問：你們的幹部同志多患氣管炎是何道理？毛匪答曰：我們與你們國民黨政府打了十幾年游擊戰，我們是匪（你們的稱呼）每天都在山溝裏生活，因為濕氣重，所以多數得了氣管炎。又問曰，你們的同志稱呼你，多稱毛同志，而不稱毛主席，又是何原因？毛匪答曰：這很簡單，我們現在是在梁山泊，有飯大家吃，有衣大家穿，始能發揮平等精神，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彼時延安設有黨務學校，抗日大學，陝北公學，除黨務學校外，其餘學校，我們均去參觀過，學校當局告訴我們，受教育學生，成績最好者，為來自初中學生，次優者為高中學生，大學學生成績稍差，其最差者為留學生，因初中學生為一張白紙，誠所謂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勇敢進取，表現最為優異，所以共匪多喜策使青年工作，道理在此。我們依照共匪安排之計劃，進行考察學校法院、邊區政府，逐一考察竣事，我們在延安住在招待所，吃在指定的中央合作社，有一天毛酋親來招待所邀我們去會餐，毛穿布質灰色列寧裝和軍布棉大衣，着黑色棉鞋，鞋跟已破，戴灰色軍帽，身材尚稱高大魁偉，當晚，毛酋親自主持歡迎晚會，請王團長講話，大意在闡發民族意識，團結一致，禦侮救國為主，觀察晚會安排，場面向稱盛大，參加的多為「抗日軍政大學」學生，一切在控制，一切無

自由，好像事前安排好，專意表演給考察團看的，譬如毛酋講話時，全場肅靜無聲，講畢，立即有人領導呼喚，「該誰唱」，便有一隊接答高呼曰「女生隊」，領導者便接着喊，「女生隊，快來」！此時女生隊如不起來唱歌，便有一隊高喊：「不要羞羞答答，不要忸忸怩怩，」如女生隊仍不起來唱歌，即有喊聲高叫，「女生隊，快來，接受民眾意見，服從民主決定。」到了這個時候，女生隊便要起立唱歌，迨女生隊唱畢，歌聲剛落，則女生隊領隊，便高呼「該誰唱」，即有一隊接答，「男生隊」，如此一起一落，一呼一答，又重新的再演一遍，等到有人講話節目時，則聲音立即停息，這很顯然的是一套魔法魔術的表演，使參加的青年，易受迷惑。不僅如此，且各學校亦均利用討論會，社交，娛樂及晚會等方式活動，以陶醉青年，麻醉青年，使其甘心作共匪政治上的工具，甚至作犧牲品而不自覺。邊區政府張國燾主席適於此時召開邊區行政會議，特邀請王團長參加，講行政實務，出席者為行政專員，縣長，及邊區政府官員等，王團長講完後，便說：「各位如有問題，請自用紙條具體寫出，我可一一解答」，但無一反應，此無疑是對牛彈琴。

考察到最後一日，毛酋派王秘書接我們去他的辦公室舉行座談會。毛酋請王團長給他們批評，王團長說：你們有武而無文，有典不成章，真正如把國家交給你們負責，你們絕無辦法，所謂馬上得之，而不能馬上治之，而且共產主義，是產生在歐洲工業革命之後，資本家與工人，

地主與農民，階級對立，懸殊甚大，而在中國，並無顯著階級之對立，只有大貧小貧之區分，共產主義與中國社會環境，顯然不能適合，不知毛先生以為如何？毛偕答曰：前者你批評的很對，後者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過現在我們已放棄階級鬥爭策略，服膺三民主義，擁護國民政府，你們可以不必懷疑了，說話頗富有幽默感。

## 對延安匪區的觀感

我團考察延安，就個人冷靜觀察結果，覺得當時共黨的優點有三：一為因時因地制宜，二為團結苦幹，三為平等精神，細細的想起來，中國水滸傳內梁山泊忠義亭的精神，似亦相同，蓋以情勢所逼，作風若不如此，就難以生存下去，至於他們的缺點，就是：(一)幹部人才，不學無術，(二)制度欠缺，無久遠計，(三)上下人員，程度懸殊，(四)眼光短淺，成見過深。(五)假借欺騙，狹小虛偽，不客氣的說：他們注重階級利益，忽視民族利益，保持割據意識，破壞統一政治，這是他們最大的政治錯誤，因此，從共匪的作法上看，一切一切的措施，均與中央持相反之方向，從共匪的革命策略上看，顯然的想沿襲蘇聯革命成功之故事，利用抗日作戰機會，坐大中原，而收漁人得利之效，從共匪的主義及革命目的看，是以完成世界革命，埋葬資本主義國家為目標，所謂服從國民政府，接受中央領導，不過是緩兵之計的暫時陰謀，志在竊奪政權。我們一致的判斷「服從」，「合作」，「共同抗日」等名詞，無非是美妙的謊言，決無誠心真義，終必叛亂，為害黨國。

## 桂林山水廣西政情

我們一行於延安考察後，即返回漢口，整理資料，交換觀感，撰寫報告向校長呈報建議事項，到了三月初，我們又離漢口，前往廣西考察，到了桂林，宿樂羣社，稍事休息，先往省政府拜訪黃旭初主席懇談後，即由省府派員陪同出發考察桂林、陽朔、荔浦、潯江、柳州、賓州、南寧，一直到龍州，迨至鎮南關時，由廣西特派駐鎮外交人員介紹前往越南所屬的諒山省會觀光，當日返回龍州，經過半月時光，考察竣事，所有團員的觀感，較之陝北，大有不同，廣西各處，無論是都市集鎮、機關學校，交通農林，均是欣欣向榮，帶着復興的氣象，陝北則是到處破爛荒涼，帶着敗亡的現象，廣西在李、白、黃三位合作領導之下，造成三民主義政治的建設，這是證明了三民主義的適應性，與共產主義的沒落性，至於廣西政治上的特點，當時就個人研究的結果，可以說是：政策正確，計劃周詳，制度更新，人事協調，化行於上，形成於下，廣西何以能如此？一是在施政方針上，遵循三民主義路線，實行三自政策，即自衛、自治、自給，二是在地方政治制度上，是實行四位一體制，即學校、鄉鎮公所、壯丁隊、合作社，均設在學校內，由校長一人兼之，開始時，未設合作社，故亦稱為三位一體制，三是在作法上，是適應抗戰需要性，普遍的組訓壯丁，不分男女，一律參加，同時在地方建設方面，亦有整體的計劃，例如學校、道路、各縣市均設有樂羣社，市街計劃，亦甚整齊劃一

，所以給與團員們一種好的印象，據白崇禧將軍自稱，廣西各縣所有的鄉鎮他均去過，他對於組訓民衆，運用民力，發揚民氣工作，似極重視，故對於在抗日戰爭之初期，廣西出兵抗戰，表現尚稱良好，惜在戡亂時期，李宗仁以副總統身份，倡導和談，逼總統下野，素稱小諸葛的白先生，而不能全力予以阻止，誠可惋惜，我晤白將軍時，白曾問我是何處人，我答曰：河南省鄧縣人，白云：鄧縣為宛西之一縣，宛西各縣地方自治辦的最好，廣西所實行之三自政策，即仿倣宛西而來，你又何必捨近而求遠呢？我答曰：比較研究，仍有價值，並且可能是青出於藍。廣西考察竣事，我所得之印象，雖云不錯，但其作風，不足為訓，因其法令，多出自省府，中央法令制度，難以統一行使，如此發展下去，對於國家統一，必然有害，我們考察竣事，同住漢口，我協助王團長撰寫延安及廣西之考察報告，並提出積極性之建議，呈報校長 蔣公採擇。

在這個期間，正是日本飛機轟炸武漢最強烈時期，華麗宏壯的都市，曾留下不少的炸彈痕迹。我們在這恐怖的空氣中完成了考察的報告。經過兩個多月的時間，結束了考察的旅程，到了延安，看到了窮山惡水，地瘠民貧，也看到了儼似梁山泊的宋江盧宗義，到了廣西，看到「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風景甲桂林」的美麗畫面，也看到了李、白、黃三位一體配合最好的地方大員，固足以令人胸襟闊大，心情愉快，擴展見聞，增加經驗，俗諺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誠不我欺。但我係研究行政的人，深知地方為

國家的地方，而國家為地方的國家，二者為一體，不能分離，也不可分離，我國雖非中央集權的國家，然亦何嘗是地方分權的國家，考察過後好久，仍然暗自在想着，毛酋是否能以國家利益為重，真正擁護國民政府，團結以抗日？廣西是否以抗戰必勝戰亂必成為重，真正服從中央統一意志集中力量，這兩個問題，却不斷的在我腦海中盤旋，直等到以後分別以事實證明了一切，才算得到解決。但由於這兩個地區的叛亂與不服從命令的結果，造成今日中國大陸淪陷的悲慘命運，令人浩歎！

### 趕往荊州協助剿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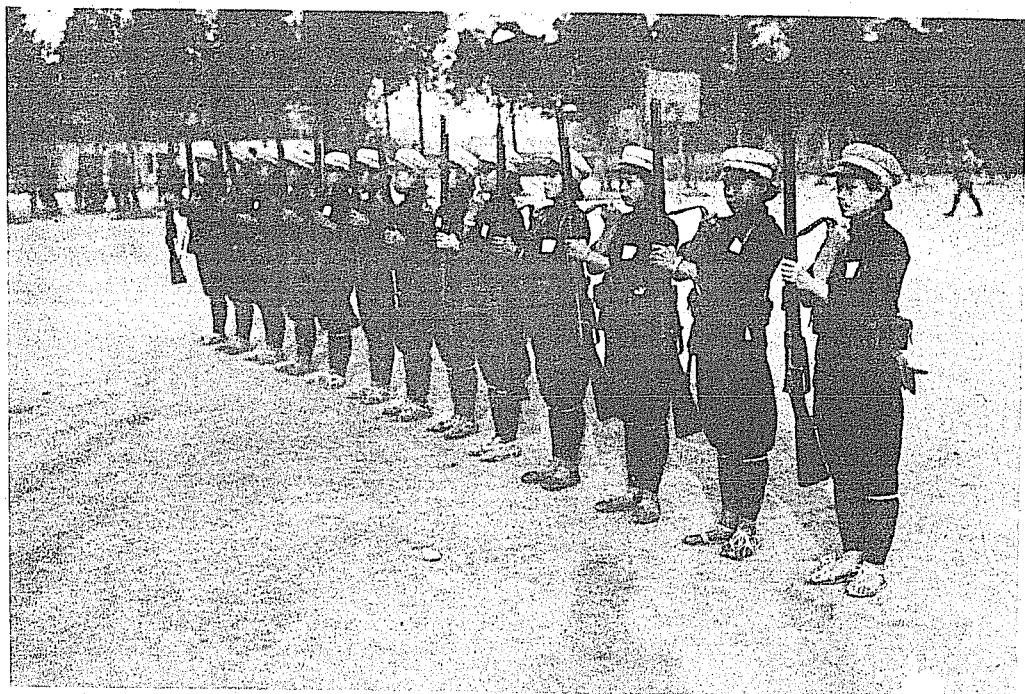
考察歸來，寓居漢口，趕寫報告，一日陳果夫先生召見，並出示荊州邵漢元專員電報二通，電報云：「懸缺以待，務請促駕早日來荆協助」，我閱後茫然，果夫先生當時指示，以邵專員懸缺以待，情意難却，希望前去短期幫忙，以報知遇，我素重道義，慨然應允，當於考察報告寫就交卷後，即於廿七年五月間，啟程前往荊州專員公署接事。五月九日，我由沙石旅館出發前往荊州專員公署，晉謁邵專員，他很熱誠的表示歡迎，並將荊州於戰事中所處之地位及專署當前主要之工作，向我詳細的說明，使我在任職前，即得到一個概括的輪廓，這個時期，隨縣應城二縣，已發生戰事，荊州所屬，業已接近戰區，漢奸異黨，大肆活動，各縣土匪蠢起，萑苻遍野，邵專員志在攘外，必先安內，渠於下車伊始，即集中力量，清剿土匪。署部人員，大半調外剿匪，公事積壓

，無人處理，我適於其時接科長事，清理積案，自必忙碌，並以舊有同仁，追隨專員多年，意圖競進外遷者，頗不乏人，以一外人，插足其內，衆心難服，亦意中事，當即抱定「多作少說，任勞任怨」八字去從事工作，埋首苦幹，不到好久時間，上下同仁，均有認識，無不處得感情融洽，彼此互助合作，專員有一天告訴我：「周秘書要發表縣長，秘書一職，以人事問題，擬發表張科長接充，將來署部工作，以你為中心主持推動，希望你能再約兩位能幹的同學來幫助你」，他那種誠懇的態度，熱烈的情緒，與信賴專一的表示，使我感到不安，深覺邵專員是一個知音，理想中的長官，「士為知己者用」，應如何努力工作，報答他的知遇，適於其時，省政府改組，陳誠將軍主持湖北政務，頒佈了湖北省非常時期應變大綱，令飭專署擬具實施方案，召開戰時應變會議，我即認為這是報答專員的機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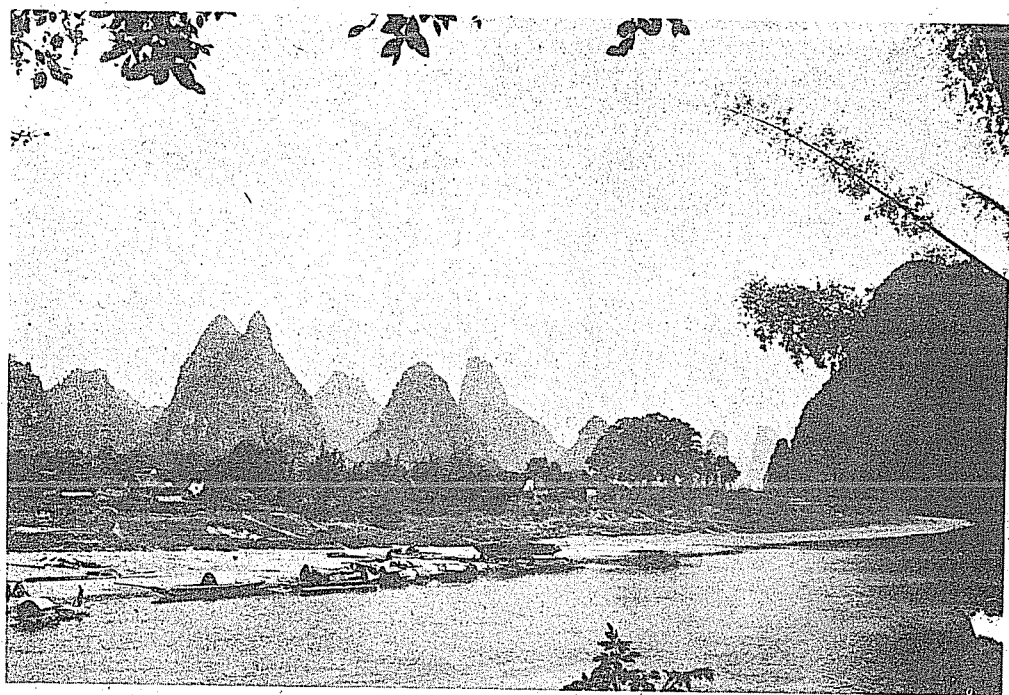
回憶荊州為一古城，為三國時劉、關、張，借地寄居進窺四川之基地，街道狹窄，生意蕭條，惟沙石商埠，距城非遙，商賈雲集，工廠亦多，頗有新興氣象，我以專署一科科长身份，為邵專員籌備召開剿匪行政會議，時荊州所轄各縣，匪患甚熾，民不聊生，邵專員不能不以剿平匪患，整理保甲，安定民生，為第一要政，邵專員為東北籍，身體魁偉，聲如洪鐘，學能均佳，毅力甚強，能得一賢明長官領導工作，私人亦願竭誠輔助，詎知王團長德溥適於此時，發表陝西省財政廳長兼禁烟總局局長，接任之初，即發表我為財政廳秘書兼禁烟總局秘書，連電催往，急如星火，

我以到荆任職，為時甚短，未便遽爾求去，故對於來電暫守秘密，同時對於一科職務，晝夜策劃，擬訂規章，建立制度，配合剿匪，整理保甲，組訓壯丁，實行自衛，余以一日作兩日之事，一月計兩月之功，以期略盡棉薄，報効知遇，而求心之所安，迨至剿匪行政會議開會完畢，所有通過之案件，及有關配合剿匪之行政措施，均逐一付諸實施，陝西王廳長最後來電，催促成行，迫不得已，始將前後來電，持往面陳專員，請示行止，邵專員說：「現在剿匪工作，甫行展開，倚畀正殷，遽爾離去，影響必巨，但王潤生先生（王德溥字潤生）再三電催，必有其急迫的需要性，以你追隨王潤生先生有年，今如繼續追隨，自為理之當然，因此我亦未便堅留」，話未說完，淚已落下，我與邵專員相處未及兩月，深知其人格高尚，氣魄偉大，決事明朗，待人寬厚，去荆原為短期之允諾，但絕想不到期限之短有如此者，我於感動之下，晝夜工作，以完成剿匪行政會議後一科應辦之事項，以盡我在崗位上應盡之責任，電促甚急，離情依依，終於在不得已之情況下，與邵專員握手言別，揮淚就道，據悉別後未及三月，邵專員因剿匪過忙，無暇休息，講話過多，喉痛驟發，診治無效。一別竟成永訣，回憶往事，引為最大遺憾。

記得在荊州時期，適母校政大遷移芷江，發生學潮，遠道聞之，感觸頗深，當即草擬整頓母校意見書一冊，約萬餘言，寄呈陳果夫教育長，建議興革，披瀝陳詞，無稍顧忌，採納與否，雖未可知，但略獻忠言，聊盡關切之意，以求心之所安。



形情時練操習演隊女婦縣鳴武省西廣



林桂甲景風朔陽





右排前。攝前室公辦首毛的誠投裝偽在安延察考團察考政行部究研校政  
 。中翼李為右排二駕應高為二左排二臉嘴的首毛為三右溥德長團王為二



驕高之見所時安延察考